

总是想得太多

天 分◆戴 蓉

风月总无边

偶然间,心似缱◆何 菲

芬兰一个十二岁的小男孩,整个夏天都在森林里采集小浆果,并在祖母的帮助下做了四百瓶果汁,卖了两百欧元。男孩把这笔钱捐给了一个动物园。一年前,他在动物园里看到一只情绪低落的熊,他希望动物园用这两百欧元,给那只熊买一棵可以爬的树。

只有心地纯净的小孩,才会想象动物园里的熊之所以郁郁寡欢,是因为想念森林里的一棵树。无法帮助它回到森林里尽情撒野,但至少能给它一棵怀乡的树吧? 大人们的想法可能完全不同,他们心不在焉地在动物园里转来转去,多半不会注意一只熊的神情,甚至会感叹:动物园里的熊真是幸福,没有生存的压力,吃饱了晒太阳,这么好的日子到哪里去找? 就像《小王子》写到的,只有小孩子才会看懂那幅大象被吞进蟒蛇肚子中的彩色铅笔画,而大人们都以为那只是一顶帽子。大人们没有足够

的时间,也不屑去想原始森林里发生的事。后来,他常常拿出那张画来测验他遇到的人,大家都说那是帽子。“然后,我就再也不会跟那个人谈大蟒蛇或是原始森林,和星星之类的事。我会把自己降低到他的层次,和他谈桥牌、高尔夫球、政治和领带。”

有一年在日本的镰仓市旅游,在镰仓大佛身旁,看见了一双一人多高的草鞋。朋友告诉我,这双草鞋的出现,完全是因为某个孩子无心的话语。有个孩子来观光,看见趺坐的佛像,同情地说:“大佛整天坐着多累啊,要是能起来走走就好了。”大人们觉得有理,也愿意替他满愿,便给光着脚的大佛编了一双硕大的草鞋。想象中大佛穿上草鞋下地溜达的情景令人莞尔。清澈柔软的孩童之心,无论对着动物还是神佛,都只想到那些最简单最温暖的事,这是我们曾经拥有过的天分。

前些年,上昆,绍兴路9号,简陋出乎我想象。

精致的奢靡藏入残旧的墙体,每处风雅的设计在岁月的磨蚀中悄然淡出,冷清空旷的空间和体量呈现苍凉之美。止不住的歌吟回荡在落寞的旧物间隙,时光在变幻莫测的骚动中穿梭。戏文是精雅的、身法是繁复的,而美丽依旧是寂寞的。原来姹紫嫣红开遍,似这般都付与断井残垣。

在楼梯上我见到了小生。土黄皮衣,白衬衣,粉色背心,乖张的发型,挺拔的身材,莲花般的面容,眼波灵动流转,让人见之忘俗。这让人想起那个缓缓展开纸扇、典雅多情的柳梦梅。

12岁进戏校,15岁就被确定小生的行当,练了6年发声,二十多岁时,每天起床听很响的电子音乐,三十多岁时,喜欢马友友、小野丽莎和巴赫,喝茶,写毛笔字,过清淡的生活。他的书桌上,始终有三本东西:

《辞海》、剧本和读书笔记。

小生分为巾生、冠生、穷生、稚尾生,那是他在舞台上的角色扮演,也是生活中的生存方式。他曾以一种随时可能走失的状态游离于他的昆剧之外。舞台下稀稀落落的掌声和2小时酬劳只够吃一顿快餐足够使他尴尬。那时他经常走穴贴补生活。在国外唱片公司想重金签他而同时又接到了全本《牡丹亭》排练任务时,他决意抢收理想。终于,昆剧的美学格调让他学会从容,渐渐有了诗化的沉淀。

在他身上,你会发现古老昆曲与现代生活嫁接的某种和谐性。他的雅集,舞美和音效有时简单到只有一个色彩的调子,却能吸引台下男女将情怀全集中到戏中人的情绪中,明知是在演戏,却置身其中不能自拔,关于命运和爱情的感受会自动跑冒,合着优雅的唱腔和瑰丽的辞藻穿越前世今生,微妙如游丝。最终,他们因为一个剧目、一出戏,甚

至一个人而爱上了一个剧种。

前些日子,带着质疑去看他制作的水磨新调。400年的曲子配合着梦幻前卫的聆听方式,深情、风雅、苍凉气质纤毫毕现,与人们的幻化之美在想象中共同完成延伸。落幕后喟叹:每个人都会幻想自己有璀璨之时,可多数人从未璀璨就已近迟暮。也许他还没意识到,他在最风华正茂时选择了忍受无涯的孤独,这也许就是爱情。他与昆剧分明是一种爱情的关系。

有一次戏问他,有没有与搭档产生过美妙情愫?他摇头。从小学的是从技术层面上如何表达爱意,太多的技术占据在脑海,然后才会去想象面前这个女子是你爱的人,从情感上虚拟投入。

昆剧也许根本不需要懂,她只是生命中的一种可能性,却能给奔忙之人提供暂时安静、安定和优雅的“栖心”之所,宛如唱词中所写:偶然间,心似缱,梅树边……

生活怎么了

有一个老词叫扫盲◆刘 齐

有一个老词:扫盲,让人想起遥远的往事。

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,中国兴起文化扫盲热潮,随处可见识字班、扫盲班、文化补习学校。学成后,每人可得一份识字证书或毕业凭证,上面的装饰图案非常实在,多为日后证书难见的钢笔、书本、显微镜、机床等等,这是那个时代对文化与科学的直白描述。

那时的宣传告诉人们,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来了,需要有文化的劳动者,所以,大众要扫盲。

当时有一种学校——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,可谓扫盲的重中之重。据当时中央教育部《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暂行实施办法》规定,“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的任务是招收具有初步阅读能力的工农干部,施以相当于完全小学程度

的教育,毕业之后由其原来机关分配工作,或升入工农速成中学或其他干部学校继续学习。”

什么人符合入学条件?该规定指出:“凡年在十八岁以上的工农干部,参加革命工作三年以上并具有相当文化程度、身体健康、志愿学习者,不分性别,经考试及格,均得入学。”

工农干部是当时国家政权建设的基本依靠力量,为他们补习文化知识,具有重大政治意义。后来,工农干部的地位日益上升,也会批文件了,也习惯于受人敬重了,他们的文化水平提高与否,便不再受到重视。与此同时,阶级斗争风暴愈演愈烈,反智倾向越来越浓,文化的作用不断受到贬低,直至“文革”中出现“知识越多越反动”的著名谬论。

回头看当年那一纸扫盲证书,

一纸工农学校毕业证书,以及上面的红旗、文具、仪器等装饰,无尽的历史气息扑面而来。

那时候,注重识字和扫盲,赞美女性爱说衣装得体、端庄又大方。街头没有办假证的小广告,只有豪言壮语威风凛凛贴上墙。老百姓和书法家写的都是繁体字。

机关和小单位还在用古代那种方印当公章。

“臭老九”一时还没“臭”,也不见汹涌澎湃红海洋。更没有电视、手机、大卖场,微博、粉丝、电脑盲。文盲是不是电脑盲?粉丝是不是红海洋?或者粉海洋、紫海洋?时间像石头,不太爱变样。时间像波浪,一个浪一个样。时间像老牛,温顺又倔犟。时间像亲娘,严厉又慈祥。

丰子恺的画意 “你给我削瓜,我给你打扇”

丰子恺 丰一吟(父女\画文)

本埠生活录

有身体真好◆石 磊

包子很小的时候,就开始跟伊讲身体这件事。

有身体真好,陪伴你一生的,不是爹地妈咪,不是妻子朋友,而是你亲密无间的身体。所以,任何时候,务必善待你的身体,跟它做好朋友,不要跟它做敌人。有身体真好,万万不要弄成有身体真糟。如今包子已是青春少年人,妈咪十年的勤勉教养,终于使小人體得珍爱自己的身体,三餐清洁,充足睡眠,大量运动,远离烟酒毒品。

所谓洁身自爱,这个身,在我看来,便是身体之身,不爱自己身体的人,如何懂得爱其他呢?

为身体的焦虑,今时今日真是遍地丛生。十分经典的一种,是父母担忧孩子长不高,每位家有青少年的父母,一坐下来,头等大事,一定是交流彼此子女身高,神经质得绝对腰细。这是一个人人梦想疯狂长高的妖世,以后要寻个娇小玲珑的女子,大概要派星探去外星球掘地三尺。台湾同胞有给青春期子女吃转骨药茶的习惯,人人从宝岛携回大捆中药,配伍小公鸡,百般炮制,比较叹为观止。听过一位台胞妈咪跟我讲,要是不给孩子吃,我怕自己以后万一后悔怎么办呢?听完恍然,每一种人,爱惜身体的方式,原来是大不同的。

也听过美国友人声泪俱下的倾诉,伊女儿在上海读书,身边同

学一大半是亚洲人,伊女儿自惭形秽得不得了,因为跟亚洲女孩子比,伊女儿实在是太壮硕太肥满太大了。所以,伊花样年华的女儿,为了在亚洲女同学那里找回关于身体的窈窕自信,无休无止地节食,让伊妈咪心疼到失眠。我听完在想,我自己,去美国牌子的店里买衣服,特小号就足够了,而去日本牌子的店里,却无论如何都要拣中码了。东方遇见西方,并不总是相见欢的,文化冲突这样重大复杂的话题,又怎么跟小女生讲呢?

日本厉害女作家山田咏美写过一本《风味绝佳》,其中的一则《夕饷》开篇便讲,我做饭给男人吃,我做的美味饭菜,变成男人的血与肉。句子极短促,笔致极铿锵,读来有不可思议的震撼。微幅引伸一下,一家之主妇,负担着制造一家人血与肉的重担,而一个社会的血与肉,又来自何处,也就一想就想清楚来龙去脉了。

当然,主宰血肉之躯的,还有一位生猛大将,就是基因。明明吃三餐垃圾,喝冰冷可乐,夜夜混到深宵才蹒跚上床的恶劣分子,偏偏长得头是头脸是脸,精致漂亮毫无缺陷,仗着优质基因撑腰,这种小子家底真是厚极,无论如何折腾,就是没事。不过我十分阴险地把期望寄托在他们的第三或第四代身上,我相信,我会是笑到最后的那个钢铁之人。

诗歌口香糖

无 题(254)

◆ 严 力

➔ 友善是我每日的作业  
不计较有没有微笑的得分  
我记不得是在哪年毕业的  
也不记得校门是朝南  
还是朝北  
不记得友善有没有校门

➔ 压制能暂时让他人屈服  
同时也为自己种下了  
被复仇的种子  
而种子不会告诉你  
何时会发芽结果

➔ 这些年来提倡少伐树  
少开车甚至少养牛  
懒一点确实很适合环保  
也能让自然有时间恢复野性  
但懒洋洋地工作  
肯定会拉低全球的 GDP

➔ 既然要用更远的眼光  
眺望幸福  
那就要创作出长寿的作品  
在远处等着它们的来临

➔ 这个世界一直有戏  
但不证明它越演越好  
而是因为  
有戏就可以倒卖戏票

➔ 伪君子和道德说教者  
比君子唱的好听  
因为不需要负责

美食需要说法

濪 粉◆钟洁玲

濪粉是老广州最廉价的小吃,从前每天早晨都有小贩推着车穿街过巷叫卖。

第一津曾经有一间小店卖濪粉,店面摆不下任何桌子,但生意兴隆,吃客没得坐,全是站着或蹲着,捧着一碗濪粉眼睛放光旁若无人地吃,吃时没人交谈,四下只听得抓拉濪粉那种嘶嘶嗦嗦的声音。冬天的街头,寒风萧瑟,一碗热腾腾的濪粉吃下去,热力四散,四肢立刻暖和起来。

如今要吃濪粉,得到西关小吃街才吃得上。高级酒楼早茶上偶然也有,但已严重走样,不是濪粉,而是条状粗一点的桂林米粉,汤色清寡,缺的恰恰是白糊糊的米浆和那股浓浓的米气。

濪粉是米制品,诞生于1850年。关于它的来源说法不一,有的说是剩饭晒干再磨成粉制成,估计是那时物质匮乏时间富裕才衍生的。后来要成行成市地卖,不能指望剩饭了,便把大米磨成粉,然后与水拌和成浓稠的粉浆,比浆糊稍稠,倒入有漏孔的木槽,木槽就架在锅里,没有木槽的人家,用一只大铁碗,碗底钻上洞眼就行。等锅里的清水煮开,便把粉浆压入锅里,这时的粉浆从洞眼里钻出来,筷子般粗细,犹如自由落体,或长或短飘飘洒洒,无规则地散入锅里,遇沸水便成型,很快就熟了。锅里的清水煮过濪粉,变成水

乳交融的米浆汤。这时连粉带汤舀上一碗,再放入咸萝卜粒和葱花,米香浓浓,就像刚熬好的粥青。

后来有条件讲究了,才往清汤里放配料,甚至捞起濪粉过凉水,另做汤底。汤底一定要有猪油渣。当年各家各户都炼猪油,猪油渣这样的残余物却大放异彩,晋升为宝贝,用它熬米汤,再加入小虾干、冬菇,这锅汤便锦上添花,倍儿香。

西关小吃街现在还有一家“凌记濪粉”,在仁威庙对面。中午时分来吃濪粉竟然要排长龙,非常夸张。桌子不够,一张张折叠的小桌板便开到街边的树荫下。店里陈设颇有意思,青砖墙上有濪粉及店家师傅的介绍,有图文并茂的菜单,最抢眼的是它的口号:濪粉我改造。改哪?原料用的是泰国香米,汤底米浆稀稠适度,有红有黑,红的是虾米,黑的是冬菇。最后配菜用特制的大头菜切成小颗粒,碗下了咸萝卜,爽爽脆脆,一碗辣,一碗不辣。

都市 专栏

周刊 第254期